

從《香港文學》看香港文學（五）

七十年代初期以來，與《大拇指》、《詩風》鼎足而立的寫實主義派別，是《海洋文藝》。在《海洋文藝》上常發表作品的，仍然是阮朗、舒巷城、何達、夏易、海辛等人，不過新一代年輕作家也逐漸浮現，如陶然、東瑞、彥火、陳浩泉、金依、張君默等。這一批作家，多數是後來從內地南來香港的作家，他們在內地接受教育，與第一代左派作家有思想淵源，然而並不相同。至於新時期以後來港的內地作家，思想則與左派拉开了距離，不過他們在觀念上仍然是來自於內地。

□趙稀方

陶然（1943—2019），出生於印尼，曾求學於北京，1973來港。1979年5月，當時籍籍無名的陶然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追尋》，立刻引起反響，中國作協副主席馮牧親自撰文高度評價這部小說。陶然登上文壇不久，即面臨「九七」。他1984年同時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和大陸《台灣文學選刊》創刊號刊登的中篇小說《天平》，是較早涉及「九七」題材的文學作品。《天平》仍然是愛情小說，然而「九七」政治使其成為了民族寓言。《天平》的結局當時引起了爭議，然而大浪淘沙，今天看來陶然對於香港「九七」的呈現是真實的。1985年的《人間》，標明陶然看待香港眼光的變化，具有象徵意義。作為主編，陶然自己在《香港文學》主要寫「編後記」，發表的作品不多。中篇小說《歲月如歌》是他發表於《香港文學》的主要作品（114），小說主人公對於生命的敬畏和對於時光的感喟，其實正是作家陶然自己的心境。人生無常，生命虛幻，愛情似乎成了一種確定性的標誌。這個時候，連花開花落的聲音都是可以聽見的。在敘事上，不再是故事、驚奇、敘喻，而是心理流動、抒情性、夢幻，打開了藝術的境界。（編者註：作家陶然於2019年3月9日過世，享年七十六歲。）

東瑞（1945—）出生於印尼，1960年回國升學，1969年畢業於華僑大學中文系，1972年赴港定居。從下層做起，東瑞飽嘗人間辛酸，也形成了社會批判性視角。在1976—1979三年間，東瑞出版了十本書，名噪一時，這些書包括短篇小說集《周末良夜》、《彩色的夢》、《少女的一吻》、《系在狗腿上的手》，長篇小說《出洋前後》，中篇《瑪依莎河畔的少女》、《天堂與夢》，評論集《魯迅〈故事新編〉淺析》、《老舍小議》和掌故小品《南洋集》等，其中四個短篇小說集和二個中篇被新加坡選進電台節目，並被列入中學課外讀物。東瑞在《香港文學》發表了不少小說，其中有《幸運ABC》（20）、《他》（65）、《她》（74）、《書的故事》（76）、《香港節日：小小說三題》（79）、《頭像》（97）、《鎖》（133）、《清單》（142）、《失落的珍珠》（130）、《古鐘韻》（147）等。東瑞關

注底層，他在《香港文學》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幸運ABC》寫一位小人物員達，生活沒有希望，幻想麵包博彩發財。在商家的誘惑下，他一次又一次地買麵包，最後麵包積攢了一屋子，也沒中獎，最後自己被麵包壓死在屋裏。這種批判反映小人物悲慘命運、批判社會陰暗面的主題，在東瑞的小說中較為普遍，也是批判現實主義的經典寫法。

彥火（1948—）即潘耀明，他雖然年輕，卻已經擔任《海洋文藝》後期的執行編輯。彥火1957年隨母來港，剛剛十歲，1983年又去美國留學，所以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南來作家。彥火1980年出版的《當代中國作家風貌》，是較早的收錄中國當代作家的著作，海內外報刊多處發表評論文章。後來他又寫出了續篇《海外作家掠影》。彥火特別令人稱道的是，他在香港三聯任職期間，出版了「現代作家選集叢書」、「香港文叢」、「海外文叢」幾套大型叢書，在兩岸三地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彥火在《香港文學》創刊號發表了《〈海洋文藝〉之什》，其後又發表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香港》（47）、《歐洲的葉》（61）、《兩腳踏中西文化》（151）、《沈從文先生一二事》（219）等文章。彥火的所長，主要涉及文學評論和遊記散文兩個方面。他的評論覆蓋面很廣，包括中國現代、當代、乃至香港、海外作家評論。他的遊記則影響更大，他在2012年專門成立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學會」，展開對於旅遊文學的研究。

顏純鈞（1948—）出生於福建晉江，新時期以後的1978年來港。有趣的是，據顏純鈞說，他的寫作訓練是從「文革」寫大字報開始的。新時期以後來香港的南來作家，往往並非是左翼的，相反恰恰是反政治的，所承接的是內地傷痕文學的傳統。初來香港時，他在《七十年代》上發表過立場鮮明的文章。如顏純鈞前期的作品反思「文革」政治（《眼睛》，25），描寫外來移民在香港的遭遇（《桔黃色的毛巾被》，10），那篇題目很長的《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足球比賽，以及這比賽引起的一場不很可笑的爭吵，以及這爭吵的可笑結局》的小說（37），成為代際文化認同衝突的名篇了。此後顏



▲《海洋文藝》雜誌曾刊登陶然、東瑞、彥火等作家的作品

純鈞一真很注意避免過於內地化，而是着意書寫一些普遍人性的主題。他在香港天地出版公司，也有意吸納香港作家，如辛其氏、黃碧雲都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自己的作品，也越來越注意敘事上的創新，《結局》（61）採用元小說的敘述方式，將虛構與生活混為一體，相當出新。《紅燈魅影》（230）反省「文革」，卻不復《眼睛》那樣的血淋淋的悲劇，而是變身為一場諷刺和戲謔的荒誕劇。顏純鈞在《香港文學》上發表的小說數量很多，從前期一直延續到後期，質量也越來越高。

如果說，顏純鈞最初的寫作訓練是寫大字報，那麼王璞（1950—）最早的寫作訓練則是寫申訴書。從十五歲到三十歲，她一直在寫申訴書，為含冤的父親申冤，申冤不成，文筆練出來了。但這種恐怖歲月的記憶，卻像幽靈一樣伴隨了王璞，陰魂不散。她在香港，寫作的世界卻在內地的過去。看到《恐怖故事》（98）這個題目，讀者以為是驚險刺激的故事，但小說講的卻是母親和她在內地40年來找不到工作、歷盡屈辱的經歷。這確非一般意義上的恐怖故事，但作者說得對，這是一種讓人絕望的更大的恐怖。這種經歷，決定了王璞小說的題材和主題，她不相信人性，也不能適應香港。《一次目的不明的旅行》（121）寫兩個人準備了五年，去內地之行，但真到了內地卻不知道要幹什麼，只好說：「吃火鍋」。王璞說：她就是香港的一個過客，寫來寫去，都離不開對內地的記憶。終於，在香港呆了十五年後，王璞辭去在香港的職務，重新回到了內地。王璞其實出生於香港，但一歲就隨父母回到內地。在多次動盪中，王璞的家丟掉了很多東西，但唯一沒有丟掉的是她在香港的出生疫苗紀錄，憑此王璞後來移居



▲作家陶然於2019年3月9日逝世，享年76歲

香港。我相信，她在重新回到內地後，那張證明一定還牢牢保存在身邊。

黃虹堅（1947—）出生於香港，長於內地，1990年回到香港。黃虹堅是廣州人，懂得粵語，又有北大文憑，因此適應香港還比較順利，但文化上的差異卻是牢不可破的。香港南來作家很自然地表現自己與香港社會的疏離，並且以文化批判為這種疏離尋找正當性。劉以鬯對於香港商業社會的現代主義批判可稱是這種「疏離——批判」的一個淵源。黃虹堅發表在《香港文學》上的小說，讓我們再一次領略到了南來文學書寫模式，《生存的守望》寫「乾乾淨淨」的「我」不能被公司所容容的故事，《晚來細雨》（227）寫深圳小三上住香港豪宅、《出遠門》（270）從孩子的角度寫父親對於母親的拋棄，能感覺到作者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觀察香港社會的陰暗面。黃虹堅自己對這一點也很清楚，「我是生在香港的，但從小成長在內地，所有的教育都在內地，文化的根也是在內地的。我的文學營養，思維方式以及生活態度都是源自內地的教育和生活。所以我觀察生活的眼光、我的敘事方式和我的文字一定不同於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可以說在到香港多年之後，在接受了多元文化之後，在價值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之後，我仍能感覺到自己是文化的「夾縫人」。但這特點也成就了某一種香港作家。」[黃虹堅《一位文化「夾縫人」：以女性愛與命運書寫的香港歷史》，《中國女性文化》第17輯，第67—88頁。]黃虹堅的這一席話，足以概括香港的幾代南來作家。許榮輝（1949—），生於福建晉江，

六十年代移民香港。許榮輝的寫作，幾乎貫穿了《香港文學》三十年的歷史，發表作品時間長，數量也多。她一直創作不輟，不過始終默默無聞。之所以把這位最早來香港的許榮輝放在最後來講，是覺得她較能體現南來作家的特點。許榮輝來港這麼長時間，也並非左翼作家，然而她的視角卻一直在社會底層。儘管她來香港時才十幾歲，然而作為下層移民的母親的經歷，卻成為了她的小說的不變的主題。我們看她發表於1989年《香港文學》上的《多兩歲的煩惱》（59），再看她1997年的獲獎作品《心情》，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母親早年來港，在餅乾廠工作，天天加班，和機器比速度。後來工廠倒閉，為了遣散費，她和工友一起在廠外靜坐。辛苦了一輩子，最後被社會拋棄了。有了這種下層經歷，許榮輝不會去奢言香港「本土意識」，她能夠識別香港內部的階級或階層差別。總地來看，許榮輝的小說，主要就分為兩類，寫下層的和寫過去的，當然，這兩者勢必常常扭結在一起。作者經常有意將過去和現在並置，製造一種對比的張力。在寫法上，許榮輝與善於構造故事的左翼作家並不太一樣，她似乎並不重視故事的整體性，而是節奏較而舒緩，在寫法上有時相當散文化。

如果說，上一部分所談的「中左右」，主要是五十年代以來的老一代作家，那麼這一部分所談的「民間派」、「古典派」和「寫實派」則主要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中年作家群，他們是《香港文學》的主體部分。下一篇，我們再談《香港文學》上最有活力的年輕一代。

·趙稀方

博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著有《後殖民理論》、《翻譯現代性》、《理論與歷史》、《小說香港》等著作。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訪問學人，波蘭羅茲大學、台灣成功大學、東華大學等校客座教授。

粵港澳放歌（組詩）

——獻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節選）

□丘樹宏



▲中山紀念堂是廣州地標建築之一

序曲：

鹹淡水，水鹹淡
鹹淡水，水鹹淡；
北上到中原，
長江拉起帆；
南下到南海，
大洋好行船。

鹹淡水，
水鹹淡；
北上土地厚，
務實又收斂；
南下胸懷闊；
眼光好遠。

鹹淡水，
水鹹淡；
鹹鹹淡淡新文化，
淡淡鹹鹹新精神；
賽龍奪錦勇開拓，
敢為天下先。

香港=香+港

——致香港

四百年漂泊，
定格在了紫荆花的怒放；
共和國的陽光，
照耀在高高的獅子山上；
美麗的東方明珠啊，
開始了永遠的歌唱。

面對新時代的呼喚，
面對中國夢的理想，
香港，讓我們一起，
向着大陸架回望——

香港啊香港！
當你燈火輝煌，
你是否還記得，
那一個大香山，
那一片土沉香。

維多利亞港！
當你揚帆遠航，
你是否還記得，
那一片伶仃洋，
那一條大珠江。

廣州叫什麼？

——致廣州

你叫穗，
你叫羊城；
那個五羊仙子的傳說，
給了你五穀豐登的福分。
你叫花城，
是百花的大家庭；
千百年來的元宵花市，
裝扮出你美麗的年輪。

你是山，
大嶺南連接起大中原；
你是江，
珠江水流淌着長江魂；
你是海，
南海浪向太平洋奔騰。

你就是廣州，
是中國的南大門；
你就是廣州，
是天下的桃花源。

中山是座山

——致中山

中山是座山，
美麗五桂山，
俯瞰伶仃洋，
花香千里遠。

中山是座山，
古代名香山，
人文鹹淡水，
珠江唱嶺南。

中山是座山，
偉人孫中山，
振興中華夢，
點亮一片天。

中山是座山，
小城大中山，
百姓勤創業，
滄海變桑田，
天時地利人和美，
你我幸福好家園。

·丘樹宏

廣東省中山市政協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十餘部詩集及人文社科著作，近年創作了《共和國之戀》、《孫中山》、《海上絲路》等十幾部大型史詩，獲得郭沫若詩歌獎、中國最佳年度詩集獎、廣東省「五一工程獎」和魯迅文藝獎、百年新詩「最具實力詩人」等多個獎項。

潔茹食記

□周潔茹

扣肉

在文聯做專業作家的第一個春節，也是唯一的一個春節，單位發了一竹籃年菜，有雞有鴨，有魚有肉，竹籃底一個青瓷碗，蓋着油紙，我從未見過，問了人才知道是扣肉。

蒸一下就好。問的人說，吃的時候倒扣到盤中。

碗呢？我又問。

什麼碗？

這個碗啊？我說，肉倒出來了，碗要還吧？

還到哪裏？問的人反問，這個碗也是送的。

那可真是太新奇了。家裏的碗碟都是一套一套的，突然多出來的這一隻碗，倒出了扣肉以後，拿它怎麼辦才好呢。

後來來到香港生活，前三年都不知道雜貨店送的印花有什麼用，有一天覺悟過來集印花是要換餐具，換刀叉，換床單……可是換來一隻盤子，一隻碗，又有什麼用呢？什麼東西都要變成套的才對吧？

那碗扣肉，帶回家以後我母親也非常新奇，也問了我同樣的問題。我家的八寶甜飯和香糟扣肉都是自己做的，那碗單位發的扣肉是如何處理的，我不記得了，那隻碗，我也再沒有見到過。

我很快就離職去美國了，再沒有過單位，也再沒有收到過扣肉。

·周潔茹

作家，旅居美國九年，現居香港，任《香港文學》總編輯。著有《小妖的網》、《中國娃娃》、《你疼嗎》、《我們幹點什麼吧》、《島上薔薇》等。



▲維港夜景聞名於世

